

LOVE POST

小说
时代



图书馆的女孩

王兰兰
芬 深情力作

Library
Girl

中文简体
独家授权

王兰兰 著

知藏出版社

图书馆的女孩

王兰芬

著

LOVE POST

Library Girl

知识出版社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台湾红色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发行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01－054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的女孩/王兰芬著．－北京：知识出版社，2001.3

ISBN 7-5015-2869-1

I. 图…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0369 号

责任编辑：谢 刚

封面设计：任 玥（动与静设计公司）

责任印制：张京华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68343259）

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55 千字 印数：10001－20000 册

定价：13.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图书馆的女孩

自序

为了从来没有见过面及好久不见的读者们，我坐在电脑前，窗外是充满夏天味道的小山丘，光碟槽里正播放着 Kiroro 的日文歌 CD。

会有《图书馆的女孩》这本书的出现，离现在最近的原因，应该是在猫咪乐园 bbs 站(140.116.35.36)、台大椰林风情 bbs 站(bbs.ntu.edu.tw)和台大电机 bbs 站(bbs.ee.ntu.edu)上所有耐心阅读，而且从来不吝于给我鼓励的读者们的功劳。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从 1995 年开始盛行的各大学电子布告栏(bbs)的出现，可能我这一生都无法真正完成任何长篇的小说。

去年底，因为窗外寒冷的风和雨，我开始想念夏天和一想到夏天就忍不住会想起大学的生活。于是我打开电脑，像用铅笔素描般，先画上一条线，再一条，愈来愈多的线逐渐勾勒出一个兽医系男生的形象。名字叫“图书馆的女孩”、主角是“阿宏”的故事，慢慢在 bbs 上一篇一篇组合起来。

每天早晨遛完狗，吃了简单的早餐后，我磨好咖啡粉放进咖

啡机里，然后打开电脑。一天就在咖啡机的咕咕声和电脑嗡嗡的开机声中开始。

连载《图书馆的女孩》期间，几乎每进一个 bbs 站，电脑荧幕上方就会闪着红光，告诉我，“你有来信”。-对于任何习惯上 bbs 站的人来说，“你有来信”，是深信世界上有圣诞老人的小孩在 12 月 25 日一大早看见墙上鼓鼓的袜子。一闪一闪的红光充满了喜悦。

我多么感谢这些读者啊。他们虽然完全不了解我这个人，却愿意因为这个故事而全然信赖我，告诉我他们的生命故事，与我分享他们的爱恋、悲伤与感动。

读者写信给我，在板上留话讨论、赞美这个故事。如果不是人类心中有着闪闪发亮的什么，怎么会愿意无私、不求回报、慷慨无比地这么对待我呢？

由于这些读者，我循着成长的过程，慢慢慢慢拉着记忆的线，找出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读者。

那是 1983 年的夏天，我正在高雄一个乡下的国中念二年级。天气实在好得令人坐不住，理化老师的声音遥远模糊得像从土星传来。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开始在厚厚一叠印好

图书馆的女孩

学校班级姓名座号及红色横线的“随堂测验纸”上，煞有介事地写起一个故事来。

早就忘记写的是什么事了。只记得窗外老树的枝叶随风沙沙响着，蝉鸣远远近近，空气中充满了夏天的味道。我奋力认真的不寻常模样引起坐在我隔壁位置的那个男生的注意，他趁老师转身写黑板时，伸手抽走我已写好、压在手肘下的几张，然后夹在课本里读起来。

“喂，喂。”然后他很轻地叫唤我。

“干嘛？”我整个人写得昏昏的，侧脸瞪他一眼。

他伸出右手，在桌子底下做出“拿来拿来”的手势。

“什么啦？”

“接下来的呢？”

那个穿着深蓝色短学生裤，头脸和手脚都晒得黑麻麻的男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读者。在夏天高雄一所国中很旧但凉爽的教室里，我趴在桌上沙沙地写着，他一张一张抽去放在摊开的理化课本上读着。他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要写故事，我也没问过

他为什么喜欢我写的东西。

国中男生早就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但我一直一直记得他怕老师发现而小心翼翼地认真读我的故事的模样。

我真的想谢谢这些读者，不论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网友，或是早已失去联络的国中同学。

图书馆的女孩

CONTENTS 目次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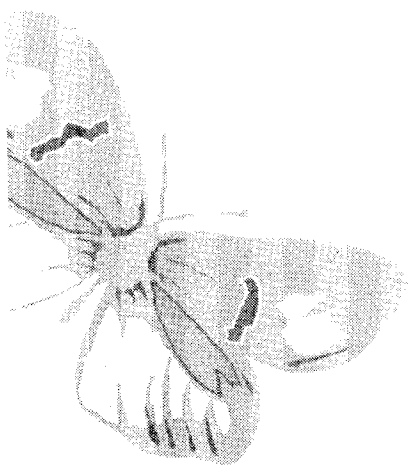
图书馆的女孩

读者回应

LOVE POST



图书馆的女孩



图书馆的女孩

从宿舍骑自行车的话，大概 10 分钟就可以到达学校的图书馆。把自行车停在有粉蝶轻轻飞舞的花圃前，走五个阶梯进入大厅，左右两边各是一道有着绿色木头扶手的弧形楼梯，通往同一个地方。古老的图书馆有一种阴凉和旧书的寂寞气味，木头制的书目柜立在大厅处，每拉开一个小抽屉，干燥纸张的味道会慢慢散发出来。

大厅的左手边是自修区，深色的大木桌上摆着一盏盏绿色椭圆形罩子的台灯，黄黄的光线拢住读书的人。有人的确认真地读书做笔记，但大部分的人都是打着瞌睡的。走在光束照出满满灰尘飞舞的通道上，远远近近有翻书页和窃窃私语的声音，还有从谁的耳机中泄露出来的片段音乐。

自修区的对面是图书室，年代久远的书架上摆了满满的新旧书籍。来这里的人没有那么多，总是在某个书架的尽头猛然被一个正专注低头看书的人影吓一跳。空气似乎是凝结的，简直就在下一个转弯处可以迎头撞见自日据时代就守在那里的古人。纸页已经干黄薄脆的书籍很疲倦地堆积灰尘，远处有人哈啾一声。

我十分喜欢这个图书馆，上下课经过这里时，可以感觉到看起来很阴凉的图书馆在呼唤着我。所以我总在没有课或打完球的下午来到，把书包和球塞进置物柜中，一面小心翼翼不使球鞋发出太大的摩擦声，一面慢慢地在各书架前闲逛。

第一次遇见图书馆的女孩是在日本文学的架子前，我一转弯看到绑着两条辫子、穿着蓝色牛仔裤的她正专心地读着一本书，右手还抓着抹布。听到声响她突然抬头望向我，但正确地说，她并没有“看见”我，很大的眼睛里有点咖啡色的瞳孔显得茫然，仿佛刚从梦中惊醒还不能回到现实世界。我们在有点昏暗的通道上面对面站了好几秒钟，女孩的眼睛才渐渐有了焦点。她“啊”了一声，看着我，然后微笑了几秒钟；虽然时间非常短，却散发出足以照亮整个图书馆的光芒。她把书推回架子上。

“对不起。”她侧身钻过我身边，消失在转弯处，留下玫瑰花瓣的香味。

我探身出去，已经看不到人。走到她刚才伫立的书架前，伸手探测每本书的温度，找到了她刚刚很专心读的书。是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后来我渐渐发现女孩经常出现在图书馆，有时擦拭书架，有时推着一车沉重的书——上架。不论做什么都认真得不得了的样子。几天之后的一天，我从阅读的书中抬起头来，看见她搬来好像很重的脚踏，用力得脸都红了起来，踮起脚想把书放到最高的架子上。

图书馆的女孩

我走过去，拿走那本书，推进那个预定的空间中。她吃惊地微微张着嘴看我，说：“谢谢。”

我摇摇头表示不客气，然后问：“你是工读生吗？”

“喔。”她笑了，大而咖啡色的眼睛看着我，“不是，我是图书馆员。”

“图书馆员。”我回过头去看坐在柜台里的几个有年纪的女人，“她们才是图书馆员吧，你怎么会是，这么年轻。”

“真的，我是刚考进来的图书馆员。”

“好吧，我相信，你是刚考进来的、喜欢夏目漱石的图书馆员。”

她很认真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转头去看日本文学的架子，立刻呈现恍然大悟的表情。她的眼睛闪烁着小狐狸似的纯洁狡猾：“不止喔，我还喜欢村上春树、杰洛德杜瑞尔、卜洛克、莫言和朱天文。”

“好吧，那么喜欢夏目漱石、村上春树、杰洛德杜瑞尔、卜洛克跟朱天文的图书馆员你好，我是喜欢迈克尔乔丹、安达充、张学友和于贝松的兽医系五年级学生。”

她眼睛亮起来：“兽医系，吉米哈利。”乍听不能明了，觉得她像在说着一组密码。

柜台一位女士伸出头来向这边唤着：“喂，有人要借书耶。”

图书馆的女孩低声问我：“我可以去你们系上参观吗？我喜欢吉米哈利书里的感觉。”然后转身往柜台跑去。

原来她说的是加拿大的兽医作家吉米哈利。

离开图书馆经过柜台时，我对她比了一个OK的手势，她不作声地点点头，辫子轻轻晃了一下。

就这样，我认识了图书馆的女孩。

现在的我转头回去看那段有着图书馆女孩的时代，慢慢地明白坐在阴暗的图书馆深处的那个喜欢喝咖啡、微笑起来十分美丽的女孩子曾经带给我什么。像催眠的指令，一想起图书馆的女孩，因她而起的所有回忆便像神秘的浓雾般突然笼罩了我。

图书馆的女孩

身处其中、无法辨认任何物体方向的我，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让那随着指令而来的一幕幕画面在眼前如老电影播放。当然伴随着的，还有声音、气味和现在已经无法再主动生出的、只属于极年少时才能够有的巨大感动。

当我试着回忆图书馆的女孩时，脑子里竟会时空倒错地浮现小时候的景象；不知道这与弗洛伊德的学说有没有什么关系。所能理解的，只是我的记忆自动做了一些安排，想把一切从头说起。或许对某部分我并不太清楚的我而言，从头说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吧！

我生在总是有着大太阳的高雄，是父母的第八个小孩。我出生时父亲已经 63 岁了，大哥那年刚好满 40 岁。或许因为我是这样出人意料之外地出现，不论我年迈的父母或其他七个兄姊，常常简直是忘记还有我这个人存在似地放任我。

小时候我常睡到近中午，在家里工人焊接铁窗的巨大声响中醒来。不知为了什么揉着眼睛就哭起来。母亲进来哄我，帮我穿上围兜，然后要父亲送我到幼儿园去。幼儿园在隔壁村子里，虽然说是天主教的幼儿园，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修女或神父模样的人，只曾在锁起来的小教堂没关好的窗户缝中，见过十分巨大

的圣母玛丽亚神像，从窗户缝传来十分阴凉的空气，伴随着一种花香。

我通常只待到吃完点心，就坐在幼儿园的红色铁花门后，等家里工人阿钦载货经过这里。他骑的三轮载货铁马有着疲倦的马达，很远就发出像恐龙牙齿痛的可怕噪音。我从地上弹起来，爬出铁花门，立在路边，挡住阿钦。

“宏仔你怎么在这里，赶快进去上学啊。”胖胖的流着汗的阿钦坐在驾驶座上俯看我。

“阿爸叫你载我回去。”我手叉着腰，像个拦路霸王。

“头家没讲喔，你害我。”阿钦笑起来，露出吃槟榔的红牙齿。

我没再说什么，直接爬上放着铁窗的三轮车。

“我还没有要回去啦，要去帮人家装铁窗。”阿钦回头看我。

“没关系，我跟你去。”

三轮车的马达又发动了，坐在震动得惊人厉害的后座木板上，有一种麻麻的释放感。太阳很烈地晒在头顶，汗滴进眼睛

图书馆的女孩

里，我把围兜拉起来擦脸。

只要看见有趣的地方，我就静静地跳下车，看阿钦毫无所觉地继续往前去。

高雄的乡下，每天中午所有的人都在睡午觉。飞着灰尘的道路上十分安静，只有草丛中的小虫细细鸣叫着，还有树上怕热的小鸟偶中发出一两声吱吱叫。我找来空罐子，在田边的水沟舀了水，然后仔细地在长满杂草的黄土间寻找堆有小土粒的洞穴，灌肚伯仔，或者伸手到田里掏挖又湿又黑的泥，两手来回摔拍，很快就做成一颗“土丸仔”，再用干的沙子很讲究地摩挲它，直到变成我认为像铁那么坚硬的泥球，足以战胜村子里其他的小孩。

一路玩回我们那个村子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每家门前飘散着炒菜的油烟食物气味。我的围兜口袋里装满了野外采集的成果。那天黄昏的光线非常漂亮，我慢慢地拖着脚步，没有像以往那样，中途遇上来叫我回家吃饭的家人。

走进屋子，长发披散下来黏在脸上的一大嫂从里面快步走出来，突然伸手抓住我的手臂，静默而有力地把我带进父亲的房间里。我感受到压迫性的什么，一面向无效地抵制着脚步，一面紧紧握着那天最满意的土丸仔。母亲跪趴在父亲的床边，转过来看着我的脸苍白浮肿。她向我招招手。